

人生晚境：且歌且奏

朱全弟

年轻时约会,也没怎么去公园。工作后,更是偶一为之,去了也是心神不定,急急忙忙出来,仿佛这是消磨意志贪图清闲无所事事的地方。没想到,老了就像中了邪似的,周末有空必定首选去鲁迅公园。

刚退休后的二三年,那颗心是躁动不安的。终于有一次,我偶然穿越鲁迅公园,乖乖!人多,到处是一圈圈围起来唱歌的人,更有一支老年管乐队,吸引了无数听众。年轻时,为锻炼我是买月票天天去的,里面人很少,随意找一块泥土就能纵横捭阖舞刀弄枪了。如今,其情状变得陌生了,我这个资深游客不认得了。我这么说,不是认为不好。相反,唱歌有益身心健康,无门槛,即使唱得不好,跟着唱,没人笑话你,有很多人在外围还跟着节奏边唱边跳。唱歌和演奏,都有男女指挥若干,常任的二三人,上海的舟舟偶尔也来客串指挥,其独特有趣的风格很受欢迎。

人们早就发现音乐有疗愈的作用,我也知道马陆葡萄单传伦老先生早年就在大棚里播放音乐助长葡萄。我是能唱的,但不去唱,一个人的爱好太多必然分散精力,时间永远不够用。再说,听的感受也很好,歌声滋润心田抚摸脏器,听歌就是浑身舒坦,至于管乐高亢激昂的旋律,我更喜欢,百听不厌。

久而久之,我知道了公园正门人口开阔地的合唱团和管乐队是两支主力军:86乐队合唱团和曲阳管乐队。站在高处,循声望去,我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人和事,无论吹拉弹唱还是指挥,这些众生相颇有值得说一说的地方。唱歌者,我尤其爱一个个子中等、戴墨镜的皮靴黑的人,他一唱必定绽开笑容,满脸喜气洋洋,一边舞动手中的小红旗,一边身子晃来晃去,看见他的神色和姿态,我心里也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快乐起来。他是合唱人群中的开心果,说不定还是小范围一群的牵头人。再看他的左右两旁也都是亦歌亦舞的放声歌唱者,真正地达到了忘我的境界。

公园里的草根管乐队没有舞台,只有地坪,零距离接触,围观者可以看清他们的脸和吹奏、指挥时的手势,指挥虽然看上去甚有腔调,但是表情丰富还时不时地插科打诨逗乐子,与听众互动经常掀起场内场外的小高潮,这是自己的乐队自己的粉丝,不分你我。

鲁迅公园86乐队合唱团和曲阳管乐队随着网络视频名播遐迩,有的人来蹭热度,似乎还有来飙歌的,虽然也有表现不俗的,但一如飞来峰,是云是雾总会散去,而扎根这里的合唱团和管乐队雷打不动,应时而出,从不负人,他们成了鲁迅公园的一道风景。

歌曲是一个时代的烙印,也是一个时代人的共同记忆。于今弹唱老歌,成了已经逝去岁月的不朽回声。所以歌一首曲一支,每每会出现“负者歌于途,行者休于树,前者呼,后者应”的盛况。我仔细数过,里三层外三层不止,最多时竟有七八层。

还有更外围处,间或有人扭动肢体忘乎所以,怎么喜欢就怎么来。网上有人调侃乃至批评,这里无人理会!我认为不出家门郁郁寡欢的人倒是可能憋出病来。

当然,有人提出噪声扰民,我仔细观察了,正常的合唱和演奏没有问题,而那些哗众取宠喇叭调得很响的行为是必须劝阻的,原唱听不清,噪声扰人耳,不可取,影响了别人,是公园里的不和谐音。



荷风送清香
李康(篆刻)

放弃重点高中,放弃考重点大学,而是鼓励他按照自己的兴趣和乐趣去发展。

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抉择!他们非常慎重地和姚明谈了这个想法。最初,姚明有些犹豫,毕竟是放弃重点中学,有点可惜。但经过一番深入探讨,他理解了父母的良苦用心,愿意遵循本心,同意并决定放弃在读的市重点中学,转入一所体育见长的普通中学。在这里,姚明如鱼得水,打篮球的特长得到充分发挥,几年后即被选入上海市青年篮球队,后来进入上海市篮球队,再后来被召入国家队,又去了火箭队,参加NBA联赛,成为一名世界级篮球明星。

姚明的成功主要源于他的篮球天赋和刻苦努力,但他的父母那次“明智的干预”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成功的经历难以复制。由此我想到,如果希望孩子做成一件事,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,那就首先要发现他对这件事是否有兴趣。有了兴趣,家长就要加以引导(即干预),或默默地支持(不干预),使之产生乐趣,最后发展成他的志趣。孩子只有有了志趣,才能将此事作为他终生的奋斗目标,才能把它做到最好,产生成就感。



从学徒与转学两则故事说起

葛昆元

老同事又聚在一起了。一番寒暄,一通闲聊后,不约而同说起子孙辈的教育。结果是愁多乐少。我听后觉得:症结就在“家长的干预”上。对孩子的教育,家长不干预,不对!这是不负责任。绝大多数家长不会这样做。但是,家长的干预应该在什么火候上,倒是一个颇难把握的问题。

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前读《荣宗敬传》时,少年荣宗敬先后两次到上海学徒的故事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崇明甜芦粟,也称芦糝,乃沪郊久负盛名的特产之一。明代正德年间编修的《崇明县志》记载:“芦糝汁甘如蔗,邑产最美。”它富含铁、钙、磷和蛋白质等多种营养成分,具有清热解暑、生津开胃之功效,老人说小孩在暑期每天吃几根就能少生或不生热疖。炎炎夏日,踏上我国第三大岛,农户宅前屋后成片的甜芦粟比比皆是,“芦糝要吗”的叫卖声也不时传入耳中。

我曾是崇明东风农场知青,闲暇喜欢与健谈的老农阿金伯聊天。这天,阿金伯用方言讲了个谜语:“一棵树,屋檐高,周身生仔裹脚条,叭哒一刀,合仆一跤,搨搨就跑。”我正发愣,他说:“就是芦糝嘛。”我回过神来:甜芦粟高及丈余,茎秆挂满狭长的叶片,农户挑选成熟的砍下,兴冲冲回家让小孩饱口福。

隔了数日,阿金伯赶牛车去镇里,为我捎回一捆皮略带咖啡色的甜芦粟。我笑道:“剥皮麻烦,阿拉向来不吃这玩意。”“崇明的水土非常适宜芦糝生长,四五百年前就开始栽培。这里的芦糝节长肉脆、味甜汁多,明显优于别处。”阿金伯剥开一根递过来,“喏,这是有名的‘糖芯芦糝’,皮与肉都为麦芽糖色,入口有饴糖香味,应该尝一下!”感情难却,我接过一咬,只见其中间有一线红芯,嚼起来松脆甜润,真是沁人心脾。此水果型作物有十节,每节一尺多长,啃完后好长时间嘴里仍保留着鲜甜的甜味。

这一尝,竟使我上了瘾。从此,只要遇到卖甜芦粟,我便会上瘾。除了“糖芯芦糝”,当地的“青壳”“黄壳”“红穗”“黑穗”“高粱粟”等十来个品种,全都尝了个遍。阿金伯晓得后,有点神秘地对我说:“崇明有句老话,‘竹器要用罗家埭,芦糝要吃七家村’。七家村芦糝与众不同,到稍有十三节,现已不多见。有空,我陪你去看看。”这激发了我的浓厚兴趣,在场休日便跟阿金伯赴崇明江口公社(今属庙镇),几经打听才寻抵那里,终于觅得正宗“七家村芦糝”,感受了它的脆嫩甘香。

一个夏夜,我刚拿了两根甜芦粟坐到职工宿舍门口,阿金伯又来串门。“农场老职工多数抽烟,刚来的不少知青也在乘凉时学会吞云吐雾。你能挡住诱惑,大概得力于芦糝哟!”阿金伯认真地说,“我想利用业余时间,带你把屋后沟边的零星闲地都开垦出来,栽上各个品种的芦糝。这样,就可让新职工在夜晚一道吃芦糝消遣,使他们不再挤到烟雾中去。”我听了非常感动,眼前这位朴实的老农真是个人心。

不久,大家在业余时间付出的辛劳得到回报:屋后沟边真的长出许多甜芦

1886年,荣宗敬十四岁。父亲就托人在上海,为他找了一家铁锚厂当学徒。当时,父亲并不知道儿子对数字、算账很有兴趣,只觉得能到上海学点技术、混个饭碗已经很难得了。

荣宗敬乘船到了上海,扛着行李,一边问路,一边寻找那家铁锚厂。当他走到鸿升码头豆市街,突然看到许多钱庄时,顿时忘了一路的疲倦。尤其是他看到钱庄里忙碌的景象时,异常羡慕。心想,要是自己能到钱庄里学生意,就好了!

铁锚厂的学徒生活很苦;又因所学不是自己所爱,荣宗敬学得很难

苦。不久,荣宗敬得了伤寒,大病一场,母亲到上海将他接回无锡治病。

所幸他命硬,痊愈之后,父母不忍他再离家。但是,少年荣宗敬已决定只身再赴上海,并选择到钱庄去当学徒。因为这是他的兴趣所在,也是他的乐趣所在。

果然,他进入上海源豫钱庄后,每天做完学徒的杂事,便着了迷似的学习珠算、记账、存款放贷、贴现汇兑等技能及金融知识,常常到半夜也不睡觉。逐渐理解了“钱庄是秉一切货殖之枢”的道理,这时他对钱庄业务的兴趣,迅速由乐趣而升腾为他的志趣。他小小年纪

已经敢做开钱庄、办企业的美梦了。不久,他和朋友一起创办了广生钱庄。之后,又创办了面粉厂和纺织厂,成为“我民族资本家首户”(毛泽东语)。在这些过程中,他的父母都“不干预”,只是默默注视着儿子为自己的志趣和梦想而日夜奔波。

孩子成长道路上,父母都不应该“干预”吗?也不尽然。对此,我的老同事、姚明的父亲姚志源有自己的看法。他对我说,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能考上重点中学,然后顺利地考上大学。这无可厚非。一开始,他们也是这样想、这样做的。姚明在上小学时,对打篮球就很有兴趣,参加了少体校篮球训练。“小升初”时,在他们夫妇的鼓励下,姚明夙夜奋战,考试发挥非常好,考取了一所市重点中学。刚开始他颇有成就感。但是,一个学期下来,姚明非常努力,每天功课都做到很晚,渐渐地业余时间非常少,连打篮球也不得不放弃了。

这让姚志源夫妇沉思:姚明的兴趣和乐趣是打篮球,他的人生道路是否可以与其他孩子不同,放弃重点高中,放弃考重点大学,而是鼓励他按照自己的兴趣和乐趣去发展。

这让她志源夫妇沉思:姚明的兴趣和乐趣是打篮球,他的人生道路是否可以与其他孩子不同,放弃重点高中,放弃考重点大学,而是鼓励他按照自己的兴趣和乐趣去发展。

瓜子那样悠然自得。

翌年,通过阿金伯的热忱指点,咱们在工余时间连续种了早、中、晚三茬甜芦粟,可从入夏一直吃到深秋。然后,将剩余的甜芦粟连根拔起,经整理埋藏于自己专门挖的土坑内,以便在冬天享用。甜芦粟虽是一种不太起眼的东西,却给知青的生活增添了甜蜜,带来了情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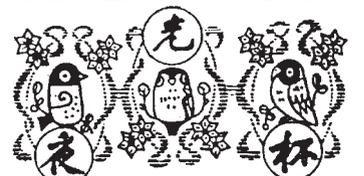
后来,我考入大学返回市区。阿金伯曾写信告知,崇明的地方已试种“甘蔗芦糝”,它既有甘蔗枝干粗壮的长处,也有芦粟甜美松脆之特点,吃起来特别过瘾;随即,托人带来一捆。遂邀几位昔日农场同事共享,大家情不自禁想起职工宿舍窗外那绿油油的甜芦粟林,以及“地窖”内隔年“糖芯芦糝”的独特风味,我还乘兴诵读了清代秦荣光的一首竹枝词:“味如甘蔗老逾甜,分别根梢手拣拈。食干更谁贪食粟,前场后圃种如帘。”

如今,听说崇明又出现“奶油芦糝”,它带着一股奶香味,我自然要去品尝这种新的可口“活饮料”啦。

翻越西瓜山 (插画) PP殿下



翻越西瓜山 (插画) PP殿下



古龙说,只有叫错的名字,没有叫错的外号。这个说法放在王峰的身上特别合适。王峰,有人叫他王大帅,有人叫他王大侠。

2009年,王峰受邀到香港昂船洲工程担任技术指导,在与中外专家交流合作中,他的视野进一步开阔。返沪后,获评“上海市技能大师”,王大师的名号算是实至名归了。

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,向地下更深处开拓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。2016年,作为地下空间建设的领军企业——隧道股份上海隧道在宁波某工地着手进行国内首个超100米的地下连续墙试验。

试验前期进展顺利,但在槽段刚刚完成时出现了问题,铣槽机械突发故障,铣刀架卡在地下77米处无法继续取出。

坚持,苦学苦练,各类发明不断涌现,快速成长为一名行家里手。

王峰查看现场后,另辟蹊径地提出了“乾坤大挪移”的大胆想法,就是用其他设备的动力系统对故障设备进行支援。一筹莫展的厂家

维修人员听后连连点头:“大师,你这个本事啊!”思路有了,关键在做。三个小时后,王峰制作出转换接头,成功将挖土机的动力系统接到了故障设备上,铣刀架被顺利取出。

回到上海后,王峰在临时转接头的基础上,又升级研发出了应急

动力站,在之后多次工程应急救援中,发挥了“及时雨”的作用。

这些年来,王峰研发各类设备18件,改进工艺9项,发明专利12个,获得了上海工匠、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等一系列荣誉。

王峰的创新成果在地下工程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,也出现了各种仿制。每每有人告诉王峰,他都毫不在意地说:“他们要仿就仿吧,能对工程质量、安全有用就行”。甚至有仿制的同行来求助时,他也愿意前去指导。在他的心里,根本就不在意个人的经济利益,有的只是满满的社会担当。

王峰进上海隧道工作已经近30年了,“大师”和“大侠”的称呼,在周围人的口头中不断切换,但他始终认为,自己只是一名工匠。

听完,就把故事讲给小伙伴们,赚够了崇拜的目光。明请看本栏。

地无本无路,责编:郭影

十目谈
听完,就把故事讲给小伙伴们,赚够了崇拜的目光。明请看本栏。